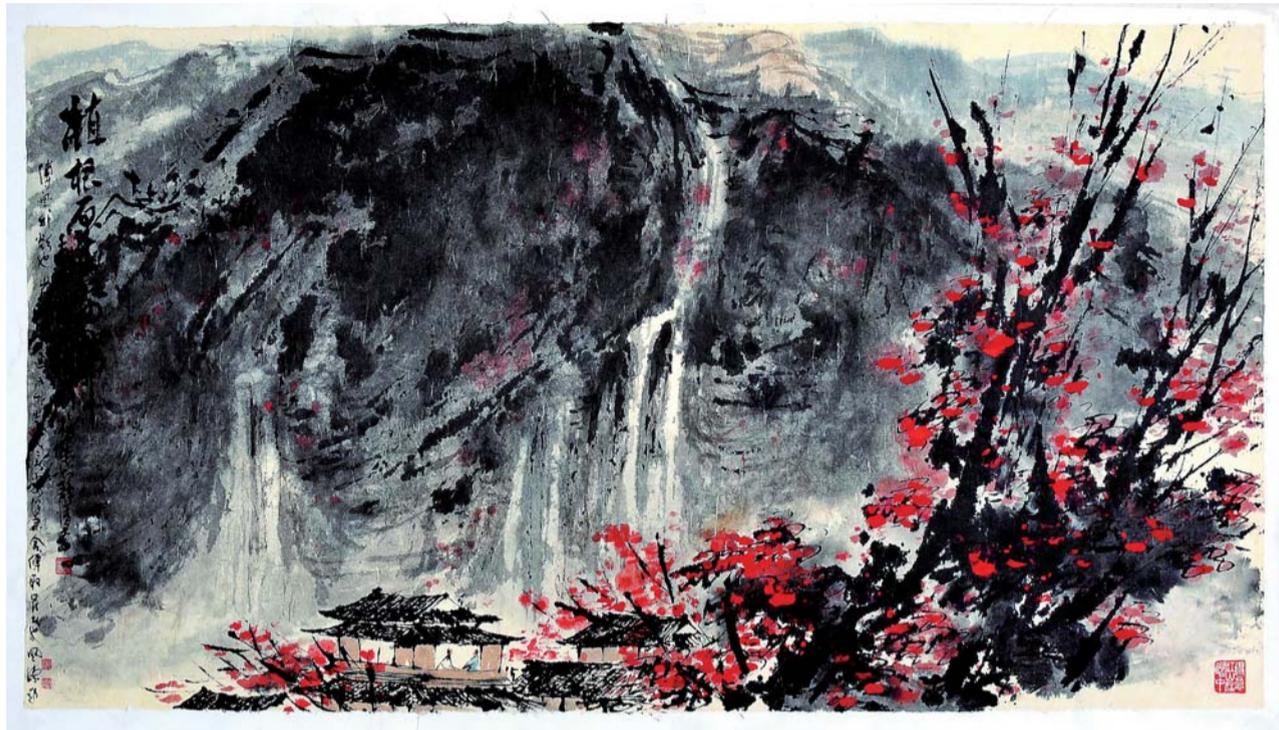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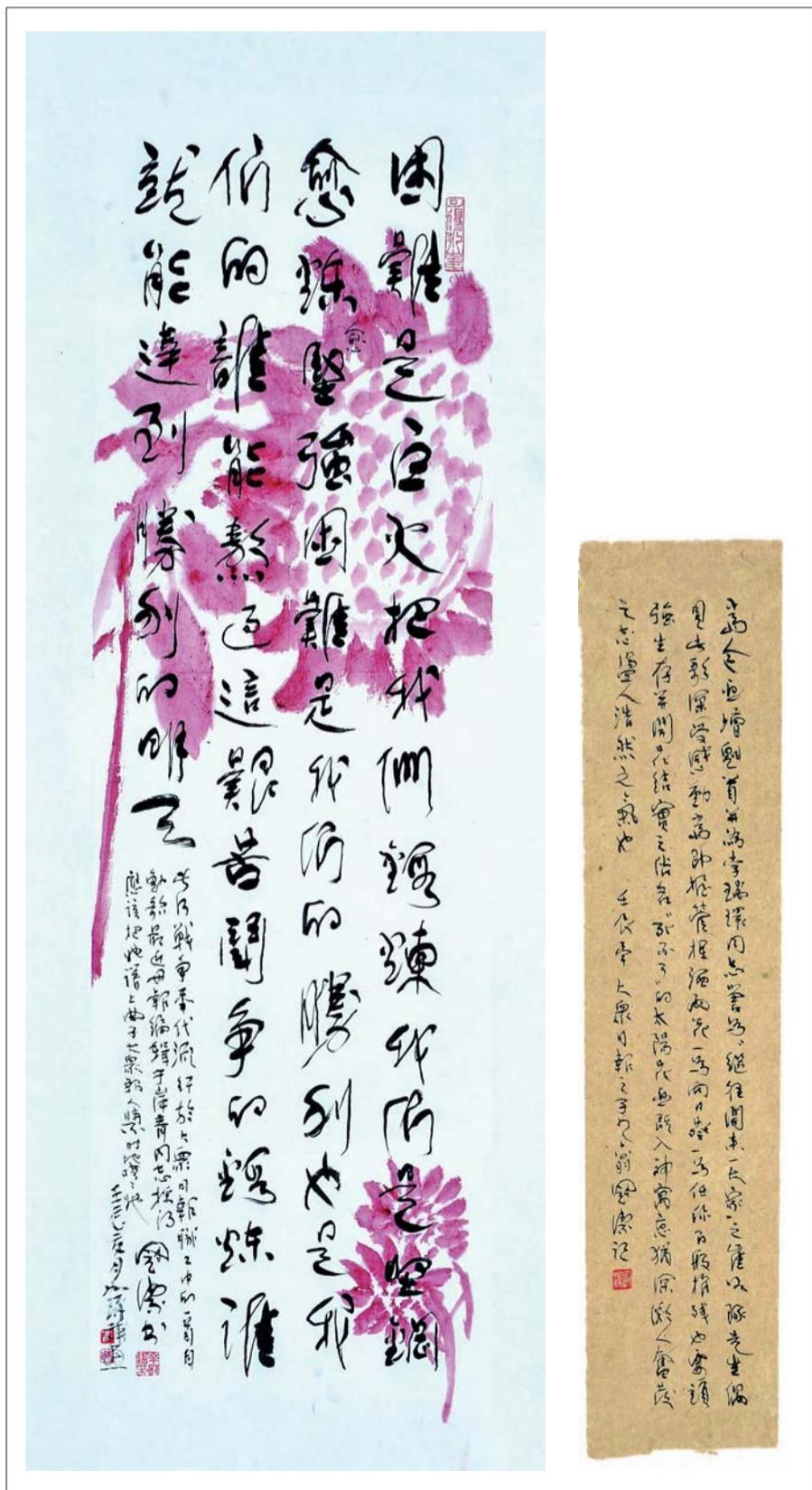
一首红歌引出的佳话

——崔如琢为大众日报“祝寿”作画侧记

□大众日报记者 孙应琢



崔如琢赠大众日报社指墨山水《植根原在万山中》



20多家媒体，好大一个产业，在全国很厉害。前几日，我发现了这首歌，你看写得真好呀！”辛老乡音未改，用浓重的山东话一字一句地向崔先生念诵完歌词，说：“我把歌词写了下来，请你在上面画几笔，就在我的字上用朱砂画，上方画一朵向日葵，下面画一朵‘死不了’，就是那个干也死不了、涝也死不了、老是开花的‘死不了’花。战争年代我们大众日报一共出了530多位烈士，但她就是死不了！”这两种花，书名都叫“太阳花”，老人的心意不言而喻。

辛老回忆说，1947年7月，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，报社驻地形势非常紧张，部分人员向胶东转移。他们随滨北地委活动，一度与报社失去联系，为了保证大众日报不中断出版，在仅有几个人的情况下办起了《大众日报》滨北版，直到10月胜利返回沂北报社驻地。辛老说，这是解放战争中一次最严峻的考验，就是这首歌激励着他们信念不灭，坚信胜利就在明天。

在辛老面前，崔如琢先生保持着彬彬有礼的谦恭。面对这独特的创意，他有点为难地说：“岂敢呀，我哪能在您的字上乱画。”但看到辛老诚恳的目光，崔先生感动了，他不顾助理“先吃早饭”的提醒，热情地把我们请进画室。前些天因为筹备在国家博物馆的个人画展，崔先生把腰扭了，已经好些天没有作画，他让助理帮他扎上护腰带，提起画笔，略作沉思，轻蘸朱砂，从容挥毫。寥寥数笔，一朵饱满生动的向日葵、一朵秀丽雅致的“死不了”落在了辛老写好的条幅上。崔先生说，这还是生平第一次画向日葵和“死不了”呢。然后在落款处题上“壬辰夏月如琢补画。”

辛老连连称谢。难抑激动，他又用黄色元书纸再题跋一款：“当今画坛魁首并为李瑞环同志誉为‘继往开来一大家’之崔如琢先生，偶见此歌，深受感动，握管挥洒两花，一为向日葵，一为任你百般摧残也要顽强生存并开花结实之俗名‘死不了’的太阳花，画既入神，寓意犹深，激人奋发之志，荡人浩然之气。壬辰夏月，大众日报之子九十翁冠洁记。”

真是珠联璧合，真情感人，在场者无不拍手叫好。谁知辛老得寸进尺，竟不罢手，他向崔如琢又一次拱手：“如琢，我给你作揖了，我的老母亲快过75岁生日了，你再给她画幅画吧。”他说的“老母亲”就是母报大众日报。他出了题目：画一棵松树，背景是青山，就叫做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。松树是大众日报，山是人民大众。大众日报要牢牢扎根于群众之中。

崔先生被辛老的一片赤诚所感动，慨然应允。他爽声道：“为您的老母亲祝寿，我可不能敷衍了事，要画，就得画好，画大，请稍等一日画就交稿好不好？”辛老竟像顽童一样，不依不饶，要求：“还是现在就画。”崔如琢见此状，转身指着墙上的一幅尚未题款的指墨山水，对辛老说：“把这幅送给大众日报行吗？”这是崔先生为赴日本展览精心制作的最后一幅五尺指墨，画面为磅礴大山，前面是一簇红灿灿的赤梅。辛老大喜过望，频频颔首说“好，好！只是原定的标题要稍加改动才好。”在旁的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林伟先生建议：“那就命名‘植根原在万山中’吧！”林先生的提议，得到了崔先生与辛老的首肯。崔先生当即题款，用印。一直持杖伫立的辛老亦情绪高涨，撇下手杖补题：“傅画我欲也，崔画亦我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傅画取崔画者也。”傅指傅抱石先生，崔指崔如琢先生。辛老此题，可谓发人深想了。

众人又是一片赞叹，辛老却摆摆手，指着两幅作品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这个呀，价值不在崔先生的画，更不在我的题，而主要在于这首歌，我们找到了她，就要把她唱起来，传下去，她太有力量了！我是大众日报的儿子，我愿我的老母亲壮心不已，越来越好！”

“困难是巨火，把我们锻炼，我们是钢，愈炼愈坚强；困难是我们的，胜利也是我们的，谁能熬过这艰苦的锻炼，谁就能到达胜利的明天……”1941年，日寇对我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铁壁合围，形势极为困难。但此时，有一首歌在沂蒙山区的大众日报传唱，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和大众报人。

时隔71年，夏月的北京，当90岁的辛冠洁老人从记者带给他的大众日报史料中看到《困难是巨火》这首歌词时，一下子勾起了当年的记忆。他一遍一遍地诵念着歌词，说：“一定要让这首歌传唱下去，这是大众日报的精神所在啊！”

辛冠洁在大众日报工作过十年，对大众日报有着深厚的感情。今年5月29日，报社领导去北京看望辛老，请他为筹建中的大众日报社史馆题词，辛老听了报社情况介绍后非常高兴，希望再为他提供一些材料。6月7日，我和同事于岸青去采访辛老，并带去纪念大众日报创刊70周年挖掘整理的部分文章，辛老从这些材料中发现了这首歌词，欣喜若狂。

一连数日，这首歌萦绕在辛老的脑海。他裁好纸，用“辛体”行书把歌词写下来，并以小字作跋：“此为战争年代流行于大众日报职工中的一首自勉歌，最近母报编辑于岸青同志采得。应该把她谱上曲子，大众报人时不时地哼唱她。冠洁书。”

6月12日上午，报社领导与辛老通电话，辛老透露，他有一个新的计划，明天就让我陪同去办。

13日一早我如约到了辛老家，7点刚过，就跟随这位兴致勃勃的耄耋老人出门了——这是一次“蓄谋”数日的行动。驱车半小时，到达“观唐”崔府。

崔如琢先生是一位驰名海内外的国画大家，他早年，书法，以碑派书家郑诵先先生为师；画，师从李苦禅先生，学养深厚，博采众长，其画作既注重传统的笔墨意趣，又善于创新发展，尤其近年来致力于指墨探索，对中国画发展有极大贡献。2011年香港佳士得秋拍，他的一幅《盛世荷风》以1.28亿港元成交，冠中国当代画作拍卖之首。辛老称他为当今画坛“魁首”，并认为崔先生“撞响了振兴指墨的洪钟，在中国指墨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。”作为忘年交，辛崔二位有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情谊。

一见面，辛老便向崔先生拱手道：“如琢如琢，我来求你了！”他拿出写好的条幅，小心地展开：“大众日报是我的母报，是全国最老的党报，毛主席给她题过词，历史悠久啊！大众日报出了许多人才，有政治家、外交家、评论家、翻译家、学问家、文学家、诗人、画家……现在是个大集团，有